

经典聚焦

十艺节优秀美术作品系列

清风拂过庄稼地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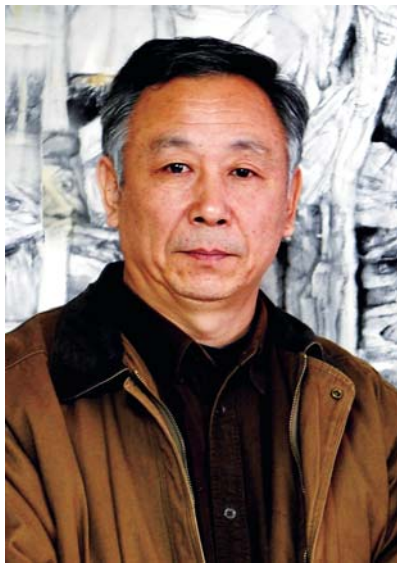
“庄户画家”李兆虬和他的“庄户绘画”

在十艺节的各类美术展览上,李兆虬的入选作品可谓质量与数量兼得,令人不禁刮目相看。无论是耕作的滋味,还是对于历史的思考,在李兆虬的笔下都被勾勒得淋漓尽致。看他的作品,迎面扑来的是乡土气息,画中又含着沧桑与厚重。

在创作时,李兆虬坚持着“超越”、“坚守”和“回归”的原则,在不断创新的同时,又最大限度地发挥自己的专长,坚守水墨、具象绘画。一个画家可以有国家思维、世界眼光,但最重要的是他要有一个创作的立脚点。“这个立脚点,就是你的根。”李兆虬的农村题材绘画,用笔朴实而意境悠远,于一笔一画中,透露着画家饱满的情绪。观赏李兆虬的画,就仿佛置身于清风拂过的庄稼地中,久久无法回神。



▲综合材料绘画 轱辘和井 180x290cm



◇李兆虬

关于轱辘的故事

轱辘是以前人们常用的打水器具,对这些风雨泥尘洗礼过的农具,出身农村的李兆虬有着特殊情感。在他的家乡——高密东北乡这个地方,常常十年九旱,人们就地打井,轱辘就派上了大用场:手一松,吊着绳子的水桶就哗啦啦往下沉,待盛满清冽的井水后,人们再卯足力气,小心翼翼地绞绳拉上来,浇灌一畦畦的菜地、庄稼地,也供日常生活中洗漱、饮用。与现在的木桶、塑料桶不同,古时候的水桶,都是木质水斗状,底下是铁尖尖,碰到水面后就能歪倒,盛满水后又正过身来,方便人们取水,效率颇高。

“那时候,家里小院种着菜,生产队的菜园也干渴着待浇灌,放学后我急急忙忙把书包一扔,一头扎进田间地头,用轱辘打水浇菜,到天落黑还干不完,手上一片片全是老茧,现在想想,‘胼手胝足’这个成语用在我身上,再合适不过。”枯燥、高强度的劳作和食不果腹的生活让曾经的少年心生痛恨,“但现在,这些经历成了我最宝贵的财富。庄稼地的气息、乡村的风土人情,一闭上眼睛就会

出现在脑海中,我依旧能够清晰感知到当时生活的滋味。”

因此,在创作《轱辘和井》这幅作品时,李兆虬的表现技法超越了传统,吸纳了新材料。他把强烈的观念、思想注入其中,把轱辘从现实生活中提炼出来,带着钢铁般铮铮不屈的气质形象,横跨时空,具备了超越的力量。

画《大器》为农具“立传”

入选综合材料特展的《轱辘和井》,延续了李兆虬《大器》系列创作的思路,即用艺术表现从古至今的农耕器具。这些“家什”承载着农人们耕种的劳苦、丰收的喜悦,有着悠久的历史,并作为一种神圣形象而存在。像战国时期就已形成的轱辘,几千年来它的形象几乎没有改变,简洁实用的智慧结晶一直服务于后人。在这些经历了时代更迭,经由无数人手抚摸的神圣物件面前,人生便显得苍白和渺小:“这些农具有的曾与我朝夕相伴过,我对农具粗细大小、高低轻重、色泽声响及其功用,有着细致入微的体会。这些

闷不作声各具风采的器具,被农人们世代代的使用着,完善发展着。”

李兆虬有这样一个观点,所谓的中华民族几千年文明史,其实直接就是一部农业文明史,是被农人手上的一铲一锄刨出来的。随着科技进步,铁砧、刨子、犁耙、轱辘这些老农具就像年事已高的长者,渐渐退出历史的舞台,但是,如果哪天没了电,没了汽油,人们还会再重新启用这些祖辈们用惯的东西,它们又将毫无保留、毫无怨言地服务于子孙子孙们。因此,他要执著地将这些可爱的农具一刻画下来,歌颂它们,为它们立传。

秋天丰收玉米地

除了综合材料特展上的作品,入选十艺节优秀美术作品展的《秋玉米》,虽是今年新近创作,但画家谈起来颇有些遗憾、意犹未尽之感,总觉得没达到理想状态,不再画一遍老是“憋得慌”!

李兆虬说自己是“个庄户人,画画有“庄户想法”。他对玉米的

习性了如指掌,秋玉米金灿灿惹人喜爱,最能代表秋天收获的色彩。在物质极度困乏的年代,小麦种的少,只有到了过年才能吃点白面;地瓜不能一年四季都吃到;而玉米产量高,是解决温饱最亲切的粮食作物。小时候画家和小伙伴经常穿梭于玉米地里,每当晚风拂过,杆子轻轻飘摇,叶子沙沙作响,亭亭玉立,格外漂亮。此外,玉米根深深深扎进地里,坚韧无比,大风吹倒了其他庄稼,但唯独刮不倒玉米。成熟后的玉米秆最受孩子欢迎,颜色像玛瑙玉石一般,咬上去像甘蔗一样,玉米须还是很好的中药……

“从小种玉米,收玉米,玉米地里割草、剥玉米粒,过去没有粉碎机,就用磨盘碾子把玉米磨成粉,那时在这种枯燥无味的工作中,最希望有个老人和自己一起,谈天说地,人神鬼怪,时间便消磨得快些。”讲到这里,画家自己也笑了起来,可能是想起了很多往事。可以想见,在他的新作里要容纳下更多对玉米的偏爱,更多对乡村生活的记忆。(东野升珍)



▲国画 秋玉米 180x290cm (李兆虬、王勃合作)